■房志榮

「耶穌新畫像」的透視與評詁

引言

不久以前，筆者曾應邀在淡江文理學院發表一次演講，題名爲：「透過三稜鏡看聖經萬花筒」；講辭整理之後發表於「文藝復興」月刊第卅二期（民國六十一年八月）。本文也是筆者於四月卅日在臺北宗教文化友誼社發表的一篇講辭，這篇演講可視爲在淡江文理學院發表的演講的第二部份。因此，在進入本文正題之前，特先簡單介紹第一篇演講的內容：該演講分三部份：

第一部份介紹聖經是怎樣的一部書：聖經的內容非常豐富，形式極爲錯綜複雜。按部數，聖經共有七十三部，舊約四十六部，新約二十七部。涉及的問題五花八門，概括一個民族千餘年的具體人生經驗，影射人類生活的滄桑史及生命的意義。所利用的文學形式，包羅各種方式的詩歌、散文；歷史、神話……等。

第二部份指出研究聖經的主要步驟：首先是分析與綜合的工作，一如其他的學術研究工作，聖經的研究也要求仔細而正確的分析，然後從分析的結果求得某種綜合。再次有歸納和演繹的工作，歸納是從某些具體的事實，求得原則性的結論；在聖經研究中，則指解釋聖經時應遵循的一些原則。演繹是從基本原則出發的推演工作；在聖經中，也能以已成的事實做爲原則，而推演出其他的眞理。

第三部份指出有兩種不同的人，他們有兩種不同的讀經方法：第一種人是有信仰的人，他們奉聖經爲神的話，因此他們在讀聖經的時候，必然有特殊的態度。第二種人是不信聖經是神的話的人，他們看聖經只是白紙黑字的一部書，可以用研究其他著作的態度來研讀它；但這時候，正因他是在做學術的工作，也要求他具備做聖經學術研究工作應有的條件；諸如古代近東文化的認識，考古學與語源學的追究，聖經語文的熟悉，以及其他的條件。有了這些條件之後，才談得上以科學的方式研究聖經。

概括的介紹第一篇演講的內容之後，我們現在進入本文。本文分三部份討論：㈠介紹「耶穌新畫像」與「聖經的批判與辯護」二書；㈡對「聖經的批判與辯護」的批判；㈢對「舊約之透視」的批判。

一、介紹「耶穌新畫像」與「聖經的批判與辯護」二書

「耶穌新畫像」：陳鼓應先生著；分三章，七個題目，一個附錄；前面兩個題目討論舊約，後五個題目專論耶穌基督，附錄題名：舊約之透視。「聖經的批判與辯護」是不同的人士（可分基督信徒與非基督徒）對「耶穌新畫像」的觀感的彙集。

「聖經的批判與辯護」包括十五篇文字。第一篇是陳鼓應先生在陽明山臺灣神學院演講的一篇記錄，曾發表於大學雜誌，在讀者中引起一場激辯，而有了三篇批評的文字，就是第二篇王桐聲先生寫的：對陳鼓應先生「我對聖經的觀點」的觀點；第三篇，唐佑之牧師的：致誠實的懷疑者——「我對聖經的觀點」讀後；與第四篇，王敬弘神父所寫：「近代聖經批判方法簡介」。該書第五篇至第十四篇，都是討論陳鼓應先生另一著作：「耶穌新畫像」的文章。第十五篇是陳鼓應先生致大學雜誌編者的一封短信。因此，這本書雖命名爲「聖經的批判與辯護」，事實上就是對「耶穌新畫像」這本書的批判與辯護。

「聖經的批判與辯護」的十五篇文字，若按照在引言中所提出的：「兩種不同的人有兩種不同的讀經方法」來分，可分成三類：**第一類的作者不相信聖經是神的話，他們完全站在信仰之外來論事**，這類的文章有五篇，第一篇：陳鼓應先生著「我對聖經的觀點」；第五篇，林上先生著：「耶穌新畫像」簡介；第十三篇，張尙德先生著：「從『耶穌新畫像』看基督教」；第十四篇，于春華先生著：「評『耶穌新畫像』」；以及第十五篇，陳鼓應先生致編者的信。**第二類作品的作者信聖經爲神的話，他們站在純信仰的立場來批評「耶穌的新畫像」**這本書，這類的文字也有五篇：那就是第二篇，王桐聲先生著：對陳鼓應先生「我對聖經的觀點」的觀點；第八篇，蔡序植先生著：我對「耶穌的反叛」乙文的質疑；第九篇，郁蓁先生著：讀陳鼓應先生的「溫柔夢想像家——耶穌」後；第十一篇，駁「自我中心主義者」一文；最後是第十二篇，陳義憲先生著：讀「猶大的煩惱」之後。**第三類的作者一如第二類的作者，都相信聖經是神的話，但是除了信仰之外，他們同時以學術的立場評論「耶穌的新畫像」**這本書，這類的文章也有五篇，就是第三篇，唐佑之牧師的致誠實的懷疑者——「我對聖經的觀點」讀後；第四篇，王敬弘神父著：近代聖經批判方法簡介；第六篇，李恕敬先生著：聖經中的數目與耶和華的性格；第七篇，陳健夫先生著：約伯記正詮；；第十篇，王敬弘神父著：對陳著「自我中心主義者」的答覆等五篇。

能有「聖經的批判與辯護」這本書，我們實在感謝大學雜誌的編者；他將不同的文章彙集成册，使得

我們有對於「耶穌新畫像」這本書正反面的評論。以下筆者就將這些關於「耶穌新畫像」的不同評論做一個總批判。

二、對「聖經的批判與辯護」的批判

這裏我們也按照批判者不同的釋經態度，分三段來評論：一、不以信仰觀點批判聖經的作品；二、以信仰觀點辯護聖經的作品；三、以學術兼信仰觀點解釋聖經的作品。

㈠不以信仰難點批評聖經的作品

陳鼓應先生的「我對聖經的觀點」一文，暫時不問它的內容正確與否，的確有它的貢獻。正如大學雜誌的編者所說的，因着陳著「我對聖經的觀點」一文的發表，導致了一場激辯。這篇文章掀起了臺灣知識界探討聖經的熱潮，引起了許多青年人對聖經的興趣，願意知道耶穌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。

第二篇是林上先生寫的：「耶穌新畫像」簡介。這篇文字有值得推許的地方，比如他在該書第五二頁寫着：「只是將英語世界的觀念文字翻繹過來，恐怕許多地方難以切合民情，更難切合民心。」從西方來的東西，無論是「思想形態、生活習慣、教儀教義、宣傳方式等等」，我們中國人應該懷着批判的態度去接受，並不是西來的東西都適合我們東方人的胃口，這一點筆者也很贊許。不過在別的地方林君立論，未免偏狹，例如他把英語世界和西方世界混爲一談，頗爲不當。因爲在聖經的文字上，姑不談希伯來和希臘兩種原文；要知道除了英文之外，還有其他歐洲文字與之並駕齊驅，至少德文和法文兩種文字比英文更重要。至於「耶穌新畫像」這本書是不是值得給它一個學術上的評價，很成問題。林君的偏狹之見，是由於他未曾涉獵關於聖經的學術著作，反而受到陳著先入爲主的影響。其實，介紹學術上研究聖經的方法和以學術態度解釋聖經的文章，在「聖經的批判與辯護」這本小書內也有，不過不是陳鼓應先生的著作，而是唐佑之、王敬弘、李恕敬和陳健夫諸君的作品。

第三篇是張尙德先生所寫的：從「耶穌新畫像」看基督教。開頭幾句話，張君强調「宗教的發生有着

普遍性的原因」，而「創造宗教教主才性的高下，爲決定該宗教的前途與發展之最重要因素。」這些話很切合事實。因爲宗教的確是人類各時代、各地域的一個普遍現象，而不同宗教教主的人格實在也決定了每一宗教的前途。不過接下去他對基督教教主所做的種種批評，不知有何根據。若只以「耶穌新畫像」爲根據，然後加上一些主觀的想像，來批評基督教和它的教主，未免太武斷，而且也不合乎他所重視的邏輯。在該書一三二頁，他說：「由於陳著『耶穌新畫像』一書的出版，使我們這個時代的智識份子對於要如何迎拒傳統的問題，給了一些啓發性的觀念。」這裡他好像認爲自己是代表這個時代的智識份子，但是他在文章中所用的方法，並不是智識份子討論問題的方法。因此令人懷疑，他本人對聖經究竟有多少了解，或看了多少聖經。

第四篇于春華先生著：評「耶穌新畫像」。于君看出了聖經的重要，這是他對聖經積極的評定。事實上，無論在歐美或亞非以及澳洲，人們都承認聖經不是一部平凡的書，它對人們的生活，尤其對西方有深遠的影響。但是把「耶穌新畫像」當作嚮導來了解聖經，難免要迷路了，參閱（瑪賈福音十五章十四節）。這話怎講呢？舉一個例子來說：假如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的話，那就該承認有些事情，上帝知道而我們人不知道。在我們人所不能了解的那些難題中，就有一個問題：上帝的全知全能怎樣和人的尊嚴和自由相協調？對於這個問題，于君在書中責難說：「上帝既是全智全能……爲何不略施法力使惡人無法作惡？」這問話中有一漏洞，因爲假使上帝迫使惡人不得逞兇，等於剝奪人的自由，有損人的尊嚴。我們寧可肯定一個彰明昭著的事實，就是人是自由的，人有他的自由意志；而把難懂的那一部份放在上帝身上，因爲上帝既然是全知的，有些他知道的事情我們人不知道。可見按照聖經來肯定上帝的全知全能，同時又肯定人的尊嚴和自由，這兩件事並不矛盾。

最後一篇不以信仰觀點批判聖經的短文是陳鼓應先生致編者的信。在信中陳君抱怨批評他的那些人全部是教徒，意思是教徒們討論聖經問題不值得相信，好像他們說話不會客觀！陳君這樣的看法客觀嗎？或已有了成見？按照筆者在「透過三稜鏡看聖經萬花筒」這篇演講中，和本文引言中也提過的：「兩種不同的

人有兩種不同的釋經方法；教徒們看聖經有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，就好像醫生看醫學的書感到很大的方便。我們對於每一行業的人，討論他們行內的事，都覺得可靠。生病的時候，我們去找醫生，而不找工程師。所以縱使批評陳君的人都是些教徒，依然有他們有利的條件。反之，假使不是教徒，對聖經又沒有足够的學術涵養，仍肆意討論聖經裡許多複雜的問題，那才眞有問題。因爲他既無信仰的基礎，又沒有學術上討論聖經的根據，不知道他憑什麼來討論聖經。信聖經是神的話的人，憑着他們信仰的陶冶能够講出聖經裏很多的道理；不信聖經的人，若有學術上的修養，也能够根據學術的觀點去批判聖經；但如果兩者都沒有的話，只憑揣測作無稽之談，就不能取信於人了。

㈡以信仰觀點辯護聖經的作品

以信仰觀點爲聖經辯護的作者，雖然沒有很高的學術研究，但仍能根據自己的信仰來看聖經，並用信仰來批判「耶穌新畫像」一書。

第一篇是：對陳鼓應先生「我對聖經的觀點」的觀點。作者王桐聲先生。根據四月廿七日中央日報的報導，王先生是浙江人，生前是位退役中校，不久之前病逝，曾留下遺囑，將自己的遺體捐給國防醫學院做解剖之用，並將平日積蓄的三萬塊錢捐給孤兒和貧病的人。王先生慷慨的行徑，使我非常感動，現在又要討論他的文章，所以順便提出。在『「我對聖經的觀點」的觀點一文中，王君承認他是位教徒，並且是憑着信心去讀聖經，「換句話說，信心在前，理由在後」。這個立場是對的，就是按照權威而相信之後，再用理智去了解，證實所相信的是合理的。王君並且根據這個立場從聖經裏摘出很多的正面經句；從這些經句裏可以看出來，陳君在其著作中所引的經句是多麼有欠公允，他專從聖經裡挑出他所要的字句，然後牽强附會地去證實他的立場。比如陳君曾談：「有人才產生神，神是人造的。」王君認爲這種說法完全是本末倒置，而且從此觀點看出陳君有意把人造出來的神，與基督徒所信仰的神混爲一談。但是王君又說，我們所相信的神完全是另外一回事，陳先生切勿魚目混珠，把你所講的神與基督徒信仰的神相提並論，這是王君根據信仰對陳著「我對聖經的觀點」一文所下的批評。

第二篇是蔡啓楨先生著：我對「耶穌的反叛」乙文的質疑。在這篇文章中，蔡君首先指出了釋經與做其他學問的一大原則，就是不能以偏概全。**做學問的人都曉得，無論如何，我們不能從一位作者或一本書中，取出一兩句話，或一兩章，甚至於一本書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去批判，一定要顧全整部著作的內容去批判。**正因陳君以偏概全的釋經方法，蔡君認爲他**不是在做學問，而是在做主觀的論戰，他蓄意在舊約與基督中間製造「莫須有」的紛爭，然後對上帝和耶穌基督一一加以反證，釜底抽薪，想把基督教義全盤推翻。**蔡君一語道破陳君的詭計之後，更進一步提出舊約與基督之間的和諧，基督來不是要廢除舊約的法律和先知，而是使之更加完美，從蔡君這篇文章可以看出來，爲了解聖經，信仰的確是一個有利的條件。

第三篇郁蓁先生著：讀陳鼓應先的「溫柔夢想家——耶穌」後。郁君看完了陳著「溫柔夢想家——耶穌」及其他類似的文章之後，斷定陳君是唯物論的無神論者；既然是無神論者，又要談神，這樣談出來的自然不是那個眞神，而是他自己造出來的偶像。郁君還指出陳君讀經未得其門，若要寫有關聖經的事，應該先讀些眞正聖經學者的著作，因爲聖經學是一專門學問，需要具備許多學術上的條件。

第四篇是許振偉先生所寫：駁「自我中心主義者」一文。許先生給陳君的評語相當嚴肅，他用四句話批評他：第一句話是「一知半解」，這是指陳君誣告耶穌先恭後傲，說耶穌剛開始傳教的時候非常謙恭，但後來建立起聲譽之後就非常自傲，目中無人。許先生認爲陳君之所以給耶穌下這樣的判詞，是由於對聖經一知半解使然。許先生給陳君的第二句評語是「神人不分」，因爲陳君責耶穌有自大狂。許先生認爲耶穌是神，那麼祂對人有何要求，自然不能與人的要求相提並論；因此耶穌對人有超出常人的要求時，並不是出於自大狂，而是表達了一個眞理。第三句評語是「是非顚倒」，這是指陳君說耶穌只說好聽的話而自己不身體力行。許先生說，誰稍微客觀地把聖經翻閱一下，就不難看出耶穌並非只說不做的人。第四句評語是「黑白不分」，因爲陳君指控耶穌破壞社會家庭的和平。許先生說眞理與罪惡不相容，那裏有罪惡那裏不得和平，這就是耶穌所說的「我來不是爲帶平安，而是帶刀劍」（瑪賈福音十章第三十節）的意思，因

爲耶穌絕不與邪惡妥協。

第五篇陳義憲先生著讀「猶大的煩惱」之後。陳義憲先生指出陳著從聖經所引的八九件事情與事實不合，所以他說：「陳先生的想像力雖很好，但與事實却有一段的差距。」（一二三頁）而且「從陳鼓應先生的文章看起來，他似乎對基督教很仇視，所以決心想把基督教打倒。」（一二六頁）可惜他的技巧並不高明，反誤解曲解，「落人恥笑，如果陳先生眞想打垮聖經，不妨看好、想好再寫。」（一二八頁）

以上五位作者都是站在信仰的立場說話，他們對陳鼓應先生的作品批評得義正詞嚴，這是根據信仰很容易發生的一個現象。因爲在信仰裏看聖經，許多積極的價值躍然紙上，現在來了那麼一個完全消極的批判，心裏自覺很不好受，說話必然非常激動。雖然這第二部份的人，單憑信仰能說出很多眞理，不過在學術的觀點下看來，他們對聖經未免看得太簡單，原來聖經有好多地方並不是那麼簡單，尙須在學術觀點下進一步地加以研究。

㈢以學術兼信仰觀點解釋聖經的作品

唐佑之著：致誠實的懷疑者——「我對聖經的觀點」讀後；王敬弘著：近代聖經批判方法簡介；李恕敬著：聖經中的數目與耶和華的性格；陳健夫著：約伯記正詮；王敬弘著：對陳著「自我中心主義者」的答覆。以上五篇文章都有信仰做基礎，再加上學術的研究，因此比較可靠。這並不是說上述五篇文字所講的都對，或都應該接受，而只是說解釋聖經大致的方向的確是如此：就是要根據一個學術的立場，以聖經寫作人的看法和立場去懂聖經。有了這個正確的方向，才談得上進入聖經的研究。反之，假如一開始便方向錯誤，寫得越多，離題也就越遠。所以對這五篇文字，筆者的立場是大致接受他們所講的，但並非全部接受。因爲做學問就是如此，講得對，我接受，講得不够的地方還可互相研討，互相學習。——下期續完

訂閱或刊登文化廣告請於每天
（星期例假除外）上午十一時至
四時打電話給我們……
本社電話：333763